

全译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珍妮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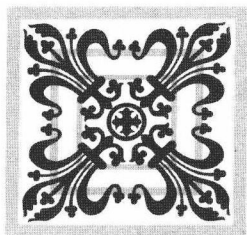
Jennie Gerhardt



[美国] 西奥多·德莱塞/著

何湘红译

广州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珍妮姑娘



[美国] 西奥多·德莱塞 著
何湘红 译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珍妮姑娘 / (美)德莱塞(Dreiser, T.)著;何湘红译.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8. 12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978-7-80731-892-7

I. 珍… II. ①德…②何… III. 长篇小说—美国—
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3091 号

Jennie Gerhardt

书 名 珍妮姑娘
责任编辑 杨 斌
责任校对 王燕磊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插图绘画 刘永辉
装帧计划 李 英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民人中路同乐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21)
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邮政编码: 510660)

规格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20千字		插画	6幅
版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2月第1次
印数	1~8000册			

书号 ISBN 978-7-80731-892-7
定价 21.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ENNIE GERHARDT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李书芳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唐恒志	王 胜	林立新
叶道平	李荣华	李晨梅
戴玉芳	纪晓星	陈久水
吴 畏	潘解放	程 岑

前 言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在美国文学史上，西奥多·德莱塞与海明威、福克纳被评论家们并称为“美国现代小说的三大巨头”。

西奥多·德莱塞，全名为西奥多·赫曼·阿尔伯特·德莱塞，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镇。他的父亲原来是德国的一名纺织工人，一八四六年因逃避兵役来到美国，靠经营一个纺织工场为生。德莱塞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三人，他排行第九。就在德莱塞出生前一年，他父亲的纺织工场毁于一场火灾，一家人从此穷困潦倒。童年时代，德莱塞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常和自己的兄长一起沿铁路拾煤渣，十岁时在一家呢绒绸缎店当小伙计。一八八七年，不满十六岁的德莱塞中学还没毕业就独自离家去芝加哥谋生，先后做过小餐馆的洗碗工和铁器店伙计。一八八九年，在一名女教师的资助下，他进入印地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读书，初次接触到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著作。一年后，德莱塞由于考试成绩不及格被迫退学，回到芝加哥担任房地产公司的低级职员，后来成为一家洗衣店的送货工。

一八九二年，德莱塞成为芝加哥《环球报》的一名记者，并先后在圣路易斯的《环球-民主报》、《共和报》和纽约的《每日杂志》等多家报馆任职，纽约州的布法罗、宾西法尼亚州的匹斯堡和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克利夫兰等多个城市都留下了德莱塞的足迹。在这一时期，德莱塞在广泛接触和了解社会现实生活的同时，大量阅读了霍桑、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梭罗、爱默生、马克·吐温、巴尔扎克等名家的作品，为他此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珍妮姑娘》是德莱塞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发表于一九一一年，是以德莱塞的姐姐玛丽为生活原型撰写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美丽善良的珍妮姑娘是一个穷苦人家的长女，她的父亲是一名收入低微又因病失业的玻璃工人，她的母亲帮别人洗衣服换来一点零钱，这就是珍妮一家八口唯一的生活来源。为了给父亲治病和帮助母亲抚养弟弟妹妹，十八岁的珍妮进入一家高级旅馆当清洁工，在这里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四十八岁的参议员布兰德。布兰德深深地爱上了美丽、纯洁、温柔可爱的珍妮，而情窦初开的珍妮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她只是感激布兰德的和蔼和慷慨，对他的喜爱更多的是出于对他的依赖。布兰德不仅帮助珍妮一家暂时摆脱了生活的困境，并且明确表示要娶珍妮为妻。就在幸福就要降临的时候，布兰德却突然暴病身亡，可怜的珍妮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接着又被父亲赶出家门——因为她的腹中已经有了布兰德留下的一个小生命。

女儿出生之后，勤劳的珍妮到布雷斯布里奇夫人府上当佣人，在这里认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三十多岁、年轻英俊的富家公子莱斯特·凯恩。莱斯特被珍妮的美貌所吸引，从最初的逢场作戏、玩弄珍妮开始，到最后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即使在发现了珍妮的私生女之后，莱斯特仍然原谅了她对自己的隐瞒和欺骗，并且对她那个五岁的小女儿给予了越来越多的疼爱。美丽温婉的珍妮与莱斯特彼此真诚

地相爱着，这份真挚的爱情遭到了来自莱斯特家族的坚决反对，而这个爱情的美梦最终在金钱的诱惑和逼迫下破灭。莱斯特的父亲留下了一份遗嘱，要求莱斯特在珍妮和财产继承权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珍妮当然希望莱斯特不要离开她，又不愿看到他因为她而失去事业和巨额财产，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坚强勇敢而又善良无私的珍妮毅然决定离开她亲爱的莱斯特。在后来的日子里，失去莱斯特的痛苦让珍妮肝肠寸断，小女儿的病逝又给了她一次无情的打击。这个集女性所有美德于一身的善良女子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她领养了两个孤儿，一直过着深居简出、清静幽寂的生活，对那个选择了金钱、放弃了爱情的莱斯特没有一丝怨恨……

西奥多·德莱塞用这部哀婉凄惻的爱情故事为全世界的读者谱写了一曲悲天悯人的恻歌，深刻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日趋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刻画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奢侈无度、荒淫糜烂的生活，歌颂了劳动人民勤劳、正直和勇于自我牺牲的优秀品质；鞭笞了物欲横流、金钱万能等种种丑恶的社会现实。整部作品情节安排自然紧凑，毫无人工雕琢之嫌。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当时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门肯的热情赞扬。在写给德莱塞的信中，门肯评价《珍妮姑娘》“是一部上乘之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最棒的小说……”

除了《珍妮姑娘》之外，德莱塞的其他作品还有《嘉莉妹妹》、《金融家》、《巨人》、《天才》、《斯多葛》等长篇小说。一九二五年，他发表了以真实的犯罪案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这部作品的发表使德莱塞的声望盛极一时，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取得了新的成就。一九三一年，《美国的悲剧》被好莱坞拍摄成电影；一九四一年，德莱塞被评选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一九四四年被美国文学艺术学会授予荣誉奖。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奥多·德莱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一八八〇年秋季的一个早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最大的那家旅馆，走进来一名中年妇女和一名十八岁的年轻姑娘。这名中年妇女身材肥胖，神情坦率真诚，又明显地带着几分不自信，那双柔和的大眼睛里隐约流露出几分苦楚和无奈，只有真正关心和同情穷人的人才会察觉得到。跟着她的那位年轻姑娘是她的女儿，她怯生生地缩在后面，羞涩的眼神不敢正视前方，这种神情来自于哪里，大家并不难猜测，她的母亲文化水平不高，可是充满了诗意和情感，让人倍感亲切，而她的父亲则严肃沉稳，正是这两者的结合，造就了她的这种个性。

这对母女径直走向柜台，向接待员打听这里有没有工作。她们正遭受穷困的折磨，迫切需要得到一份工作。她们那窘迫不安的神情，真让人心酸，前台接待员也不由得对她们顿生恻隐之心。

“你想找什么工作？”他问。

“这里有没有洗洗刷刷的活计？”母亲战战兢兢地说，“我还会擦地板。”

这时，她的女儿有些不太自在地别过脸去，那美丽的脸庞流露出无奈的神情。她并不是厌恶这样的工作，而是在意别人的目光，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们家穷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做这种低贱的工作。

富有同情心的接待员，看到姑娘的神情，不禁心生爱怜。

“请稍等。”说着，他走进身后的办公室，找他们的女主管询问去了。

这家旅馆的清洁女工刚刚辞职，大堂的楼梯和走廊还没打扫。

“那是她女儿吗？”主管问。她的位置正好看到了她们是两个人。

“大概是吧！”

“好吧，如果她愿意，就从今天下午开始。那个女孩也来吧。”

“主管想见见你们。”接待员回到柜台，用手指着旁边的门，和蔼地对她们说，“从那里进去，具体的事情她会告诉你们的。”

她们不得不过来这里找工作，那是因为她们家接连遭受厄运的打击。她们的一家之主威廉·格哈特是个玻璃工。这是一种卑微的工作，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挣到一点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着一家八口的生计，可是现在，他病倒在床，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大儿子塞巴斯蒂安，大家都叫他巴斯，是当地一个货车制造厂的学徒，每周的薪水只有四块钱。大女儿珍妮，虽然已经十八岁，可是没有什么手艺。其他的四个孩子，十四岁的乔治、十二岁的马莎、十岁的威廉、最小的维罗尼卡只有八岁，他们的年纪都太小，干不了什么活。她们这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他们的父亲曾攒下一笔钱，买下了他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这是他们绝无仅有的财产。可是要让一大家子人都住得下，还得再扩充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他不得不用这套房子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了六百块贷款。这笔贷款还有好几年才到期，可是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甚至花光了原本那些辛辛苦苦积攒下来准备还本的储蓄，现在别说那笔贷款，就连每年的利息都没有着落。除了这些贷款利息，还有治病的费用，肉店和面包店的欠款，尽管大家都知道格哈特是个老实人，允许他赊账，可是赊账的次数一多，就再也不肯相信

他了。格哈特为此苦恼极了，这一大堆烦心事折磨着他，他身体也越来越差。

格哈特太太也是个能吃苦的人。前阵子她给别人洗衣服养活一家大小，有多少活她都肯干。她每天还得抽出时间照料家人：给孩子们穿衣、做饭，送他们上学，缝补衣服，侍候丈夫，偶尔也会花些时间躲在角落里抹眼泪。她能买到东西的商店越来越远，原来的商店不再让她赊账，她只好到其他商店，花少量的现钱开个账户，然后又靠赊账维持生计，直到这家店老板不再相信她，她再到更远的地方另外寻找可以赊账的商店。

这个时候，最便宜的就是玉米。格哈特太太有时用碱液熬上一锅玉米粥，全家人就吃这个填饱肚皮。他们家经常连续一个星期除了吃玉米粥外，再也没有其他食物了。不过有玉米粥可吃，总比饿着肚皮强，要是能吃上玉米糊，里面再加些牛奶，那就跟筵席差不多。对于他们来说，油炸马铃薯简直就是奢侈，至于咖啡就更别提了。煤炭和柴火可以不花钱，孩子们可以拿着桶和篮子，沿着周围的铁轨网捡些煤炭，或者到附近的木材场捡些柴火。

就这样，他们这家人过着艰难的日子，他们总在盼望着父亲的身体能快点好起来，好回到玻璃工厂工作。可是眼看冬天就要来临，格哈特几乎绝望了。

“我得赶快好起来呀！”这个大块头的德国人经常这样说，可是他的声音显得焦急而虚弱。

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小妹维萝尼卡患上了麻疹，甚至有几天，家里人以为她熬不过去了。格哈特太太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料她，不停地向上帝祷告。埃尔旺格医生只是出于同情，每天来检查孩子的病情。基督教会的代表伍德特牧师也到家里安慰他们。这两个身穿黑袍的人，都是神圣的上帝派来的使者，他们把严肃的宗教气氛带到了这个家庭。格哈特太太似乎觉得会失去维萝尼卡，她悲伤地守着孩子的小床。三天之后，维萝尼卡终于度过了危险期，可是

家里却断炊了。塞巴斯蒂安的薪水全都花在了药费上。只有铁路边捡到的煤块不花钱，可孩子们总是被人赶走。格哈特太太把所有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全都想遍了，绝望之中，她想到了这家旅馆，没想到真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太幸运了！

“你想要多少薪水？”主管问。

这完全出乎格哈特太太的意料，她不得不鼓起勇气回答：“一块钱一天，会不会太多？”

“不多，”主管说，“每星期只有三天的活，你每天下午来干半天就可以了。”

“好的！”格哈特太太说，“从今天开始吗？”

“是的！跟我来，我带你领些清扫用具。”

这对母女就这样来到了这家旅馆工作。

哥伦布是俄亥俄州的首府，有五万人口，来往的旅客络绎不绝，的确是经营旅馆业的好地方。事实上，这里的旅馆业确实搞得不错，至少哥伦布市的居民对此非常自豪。这家旅馆在当地颇有名气，这座五层楼高的建筑物耸立在市中央广场的一角，在市政府大楼和各大商店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宏伟壮丽。旅馆大堂相当宽敞，前不久刚修饰一新，地板和墙壁都铺上了雪亮的大理石，分外光彩耀眼。楼梯更是富丽堂皇，胡桃木的扶手上镶着黄铜。旁边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放置了销售报纸和香烟的柜台。楼梯的拐角处设置了接待员的柜台和办公室。那些柜台全都是实木做的，配备了最新式的煤气灯。在大堂另一头的门口，可以看到旅馆附设的理发室，里面有好几张椅子和修脸用的杯子。旅馆外面有几辆公共汽车，配合火车的班次来往穿梭。

国会议员、州议员、说客、商人、专业人士等等，各界名流都喜欢光顾这家豪华的旅馆。好几届州长在任职期间都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常住寓所。有两位参议员，每次到哥伦布市出差，总是指定要住这里的套房。其中一位布兰德参议员甚至有个长期包间，因为他是本地人，又是个单身汉，这里就成了他的住所。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象万

花筒一般色彩斑斓，热闹非凡。

在这对母女的眼里，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华丽的宫殿。她们突然进入到这个流光溢彩的世界，内心充满了惶恐和敬畏。她们始终不敢抬着头，说话也不敢大声，动作格外小心谨慎，什么东西都不敢碰，生怕会闯出什么大祸。她们的工作是打扫铺着红色地毯的大堂过道，以及那座富丽堂皇的楼梯。楼梯下面就是金碧辉煌的大堂，许多人在那里来来往往，还有几个正在闲坐或吸烟，大家都能看到这对正在工作的母女。她们不得不鼓起勇气去面对众人的目光，母亲是因为太过胆怯，而女儿则是因为羞于在大庭广众之下露脸。

“这里真是漂亮啊！”珍妮赞叹道，她尽可能地压低嗓门，可还是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是啊！”格哈特太太跪在地上，一边用笨拙的双手使劲地拧着抹布，一边回应她的女儿。

“住在这样的地方肯定得花不少钱，你说吧？”

“那当然！”母亲说，“别把小角落给忘了。瞧你！就把这儿给漏了！”

珍妮听了，不免有些懊恼，她连忙弯下腰去，卖力地擦拭楼梯，不再东张西望了。

她们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从楼上一路擦下来，直到下午五点，终于擦到楼梯底部。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大堂里灯火辉煌。旋转大门打开，随着一股寒风，走进来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绅士。这个人皮肤黝黑，相貌俊朗，眉毛浓密，双眼有神，脸上的神情庄严而又富于同情心，头上戴着丝缎礼帽，身上穿着军用大衣，在悠闲懒散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显然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他径直走向柜台，接过别人递给他的钥匙，便向楼梯走去。当他经过正在擦洗楼梯的中年妇女时，他特意绕开，还很有风度地向她摆了摆手，表示“没关系，不用回避”。

珍妮站了起来，用忐忑不安的眼神望着他，似乎担心挡

住了他的去路。

中年绅士微笑着鞠了个躬，说道：“你不必起来。”

珍妮微微向他笑了笑。

中年绅士走上楼梯，忍不住又回头望了望，这回他看清楚了，那的确是个相貌出众的女孩。只见她梳着两条整齐的辫子，额头光滑高阔，皮肤洁白娇嫩，脸颊圆润，蓝色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她的身材高挑而优雅，充满了朝气和活力，让人遐想联翩，就连上了年纪的男人也不禁会想入非非。她简直就是上天创造的艺术品！

他看过这一眼后，便转过身，优雅地向前走去，可是那姑娘迷人的风采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就是乔治·西尔威斯特·布兰德，一位资历不深的参议员。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是不是长得很帅气？”过了一会儿，珍妮问。

“是的，很帅气！”母亲回答。

“他还拿着包金头的手杖呢！”

“别人走过的时候，你别盯着人家！”母亲警告她，“那样很不礼貌！”

“我没盯着他，”珍妮委屈地说，“刚才他向我鞠了个躬。”

“好了，你别再盯着别人了，”母亲说，“别人或许会不高兴的！”

珍妮没吱声，又继续埋头干活去了，然而她的心已经被这个纷华靡丽的花花世界深深地吸引。周围的说话声、笑声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在不停地刺激着她的听觉神经。大堂旁边的餐厅里，传来了餐具碰撞的声音，显然餐厅里正在准备晚餐。大堂另一头的接待室里，传来了悠扬的钢琴演奏。整个大堂都弥漫着晚餐前悠闲而浪漫的气氛。

所有的一切都激起了这个年轻姑娘的无限遐想。贫穷让她的母亲终日愁眉不展，让那双慈祥的眼睛爬满了皱纹，让她总是念叨着家里恼人的琐事。然而珍妮毕竟还年轻，家里的贫穷还不足以让她忧心忡忡。她的双手不停地工作，心里

只顾着想周围这些迷人的东西，幻想着自己也能身临其中，她是那么着迷，有时竟然连身边的母亲都忘记了。

五点半，楼梯终于擦洗干净了。女主管想起她们，走来告诉她们可以下班回家了。她们两个都松了口气，把清洁工具收拾好，便匆匆赶回家去。

对于母亲来说，她今天非常高兴，因为她终于得到了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珍妮的心里则对旅馆里那些新奇的生活萌生出一种朦胧的情感。

回家的路上，她们经过几栋漂亮的房子，又让这位年轻的姑娘心有感触。

“有钱真好，您说是吗？”她问。

“是的！”母亲随口敷衍着，她正惦记着生病在床的维罗尼卡。

“看到了吗，那里的餐厅真大！”

“看到了！”

秋风萧瑟，枯叶凋零，她们踏着满路的落叶，走过一排低矮的木屋。

“要是我们也是有钱人，那该有多好啊！”珍妮喃喃自语道。

“我们该怎么办？”母亲叹了口气，忧虑地说，“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了！”

母亲那绝望的语气，激起了她同情的天性。

“我们还是去鲍曼先生那里看看吧！”珍妮大声说道。

“他怎么可能还相信我们呢？”

“我们就对他说，我们已经在那个旅馆找到工作了。我来告诉他！”

“只能这样了！”母亲的声音显得疲倦不堪。

在与她们家相隔两条马路的地方，鲍曼先生的店铺发出昏暗的灯光。她们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还没等格哈特太太开口，珍妮便抢先说了出来。

“您能赊些面包和腌肉给我们吗？我们已经在哥伦布旅馆里找到工作了，星期六，我保证一定会把钱还给您！”

“是的，”格哈特太太补充道，“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在格哈特生病之前，他们的生活还过得下去的时候，她们家一直光顾鲍曼先生的店铺。鲍曼先生知道她们不会说假话。

“你们在那儿做了多久？”他问。

“今天下午才开始的。”

“格哈特太太，”他说，“格哈特先生是个老实人，可你也知道我的状况，不是我想拒绝你们，我们过得也不宽裕，日子越过越紧了！我也得养家糊口的呀！”

“是的，我知道！”格哈特太太喃喃地说。

经过一个下午的辛勤工作，她那双粗糙的手变得又红又肿，她不安地把手藏在那条廉价的旧围巾里，一个劲儿地扭来扭去。

珍妮紧张地站在那里，什么话也没说。

“好吧！”鲍曼先生终于说道，“这是最后一次！星期六，你们可别忘了！”

他把面包和腌肉包好，递到珍妮手上，带着嘲讽的语气说，“等你们有了钱，我想就会光顾其他店铺了吧！”

“不会的！”格哈特太太说，“这您也知道，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她心慌意乱，不敢再多说什么。

她们走出鲍曼先生的店铺，来到昏暗的大街上，经过一排矮木屋，向她们的家走去。

快走到家门的时候，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不晓得他们捡到煤块了没有？”

“别操心！”珍妮说，“要是他们捡不到煤块，过一会儿我去捡好了！”

“那些人总是赶我们走！”母亲刚提到煤块的事时，乔治不耐烦地说，“可我还是捡了一点！”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是我爬上火车扔下来的。”

珍妮不由得大笑起来，格哈特太太也微微笑了笑。

“维萝尼卡呢？她怎样了？”她问。

“她大概睡了，”父亲说，“五点的时候，我已经喂她吃

过药了。”

母亲开始动手准备这顿可怜的晚餐，还不时抽空到病床前查看。这天晚上她又打算跟往常一样整晚守在这里了。

吃晚餐的时候，珍妮把下午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塞巴斯蒂安给她们提了个建议。

塞巴斯蒂安在社交和商业上都有丰富的经验，虽然他只是个工厂学徒，除了基督教义，没受过其他什么教育，不过对此他并不在意。他长得高大魁梧、相貌堂堂，与其他美国人一样，精力充沛，敢作敢为。他为自己取了一个相称的名字，叫做巴斯。

这个典型的城市青年很早就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得想办法结交一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至少装出与这些人打过交道。因此，他喜欢在哥伦布旅馆附近转悠。在他的眼里，这家旅馆是当地上流人物的社交中心。他存钱买了一套像样的礼服，每天晚上都跟他的几个哥儿们一起，叼着五分两支的廉价香烟，站在旅馆门前，摆显一下身上的礼服，瞧瞧街上的漂亮姑娘。他所结交的，无非都是些当地的公子哥儿，还有一些到那里理发或喝酒的人。他认为，衣装就是一个人的门面，只要穿着漂亮的衣服，戴上精致的戒指或领针，无论做些什么，别人都不会横加指责。他羡慕这些人，模仿他们的举止，他也想跟他们一样，甚至超越他们。所以，他这种浪荡的生活经验倒是越来越丰富。

“你们为什么不打听打听，看看旅馆的住客有没有衣服要洗？”他问，“那总比擦洗楼梯强！”

“怎么打听？”她问道。

“直接问接待员不就行了！”

珍妮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建议。

“要是在那儿看到我，你可千万别跟我说话！”过了一会儿，巴斯悄悄地警告她，“别让人发现我们是认识的。”

“为什么？”珍妮不解地问。

“为什么？这还用问吗？”他说，“你就当没看见我，明白了吗？”

其实，他早就说过，她们太寒碜了，要是让别人知道她们是一家的，他太丢人了！

“好吧！”她顺从地回答。论年纪，巴斯只不过大了一岁，可他毕竟是哥哥，他的话还是得听。

第二天，她们又要到旅馆去。在路上，珍妮向母亲说起这个建议。

“巴斯说，我们可以帮旅馆的住客洗洗衣服。”珍妮说。

每星期除了这三块钱，还能再做些什么增加收入？格哈特太太已经想了一个晚上，可还是没什么结果，所以当 she 听到珍妮的建议，立刻表示赞成。

“没错！”她说，“我到柜台接待员那里打听打听。”

她们到了旅馆，却没有机会打听这件事。她们不停地干活，直到傍晚的时候，她们的机会终于来了，主管吩咐她们擦洗接待柜台后面的地板。那位接待员对这对母女颇有好感，母亲坚强忍耐的愁容，女儿清纯秀丽的相貌，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格哈特太太找他时，他亲切和蔼地接待她。

整整一个下午，格哈特太太都在想着怎么开口问这件事。她小心翼翼地问接待员：“请问，这里的客人，有没有要洗的衣服，要是交给我洗，我会非常感激的！”

接待员看到她脸上那焦急无助的神情，不由得同情起她们来了。

“让我想想！”他想起两个人，布兰德参议员和霍普金斯将军，他们的心地都很善良，想必会愿意帮助她。

“你们到楼上二十二号房间，问问布兰德参议员吧，把这个拿着！”他取出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下房间的号码，递给她，然后说，“你们就说，是我让你们来的。”

格哈特太太用颤抖的手接过卡片，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睛里流露出感激之情。

“没关系！”接待员安慰她说，“你们这就上去吧，他这